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理论在电影批评中的应用

张 暄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电影作为一种由画面与声音流程有机组合而成的视听语言, 既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种语言。而电影批评作为文字对影像画面的诗意阐释, 其内部逻辑即在于“词语”与“影像”的转换。因此无论是从批评语境, 还是批评本体, 语义学都是其无法回避的研究要点。俄罗斯当代语义学在世界语义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研究成果丰富, 观点新颖, 从俄罗斯当代语义学角度出发研究电影批评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本文试通过将其研究成果在电影批评中进行运用, 思考探究电影批评体系的建立及其话语转向。

关键词: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 意义问题; 电影批评; 阐释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自电影诞生之日起, 对电影的学术研究就一直层出不穷。电影研究或电影批评的批评是电影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批评具有总结电影历史、剖析电影现象、指导电影创作的作用, 对于不同时期的电影创作以及电影思潮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随着电影产业化的迅猛发展以及媒体时代舆论环境的不断变化, 曾经辉煌的电影批评如今陷入了“方法论”的危机和“集体失语”的困境, 电影批评如何找寻新的话语平台、新的存在方式、新的表达方式, 电影批评方法如何实现多样化、多元化发展, 都构成值得探讨并亟待解决的论题。

当今人文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即在于意义问题。语义学作为语言学的中心学科, 研究人类交际解码、编码过程中词汇及语句的意义问题, 其影响深远, 应用广泛, 与其他涉及语言研究的学科密切相关。语义学与其他相关交叉学科的渗透研究已成为当今研究趋势之一, 语义学理论成果也为各种交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可以延伸利用的研究方向及手段, 为各学科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其中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 具有学科先进性和实用性, 可以为电影批评话语语义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学习借鉴的新思路、新方法。

本文试通过对俄罗斯当代语义学及电影批评学的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 探究俄罗斯当代语义学在电影批评中的应用, 开电影批评研究新视角。

2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的发展现状及其研究成果

2.1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的发展现状

语义学作为一门研究语言单位意义的语言学分支学科, 在语言学各学科中居于中心地位。一直以来, 语义都作为哲学、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和词典编纂学的研究对象而存在。直到

19 世纪末，以法国语文学家布雷阿尔在《语义学探索》一书中提出“语义学”这一术语为标志，语义学摆脱哲学等学科的附属地位，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独立，把意义变化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徐志民 2006：6）

作为语义学研究历史中的独特存在，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独树一帜，拥有灿烂瞩目的创新成果，因而在世界语言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莫斯科语义学派、逻辑语义句法学、自然语言逻辑分析、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等研究皆与西方语言学研究水平并驾齐驱、不遑相让。俄罗斯当代语义学提出的具有自身特色的语义学概念，如词汇语义、世界图景、文化语义等，丰富了语言学的世界观，并将独特的俄罗斯思想文化精神融入到语言学的发展蓝图之中。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当代语言学发展受到结构主义危机冲击，生成语法面临挑战，因而语言学研究转向认知语言领域（Чернышева 1999：46），紧跟时代潮流的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而显著的变化。在转型时期通过积极借鉴吸收俄罗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先进研究成果，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俄罗斯语义学逐步发展为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语言学分支学科：从对语言生成机制的关注转向对语言进行解释，从形式一意义研究转向观念一现实研究，从同义关系转向多义关系，从对词义的清点到以语义衍生模式为依据的层级分布。这些变化和转换颠覆了一系列传统思想和观点，关注到语言学以往不曾探究的领域，为当代语义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体现出俄罗斯语义学独树一帜的魅力。同时其最新研究成果也可以作为参照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发展建设，从而发挥出俄罗斯当代语义学作为跨学科交流结晶所具备的兼容并蓄的优势，以达到各学科互通有无、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和谐效果。

2.2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研究成果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研究成果斐然，在世界语义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位置，其中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语言逻辑分析——《意思⇌文本》转换模式

20 世纪 60 年代语言学的发展开始从结构研究转向语义研究。受世界语义研究转向大趋势的影响，此时俄罗斯一批语义学家开始尝试跳脱出形式和结构研究，转向语言单位的意义研究。语义研究也因此出现词汇语义和句法语义并存的新趋势，最突出的代表是以 Ю.Д. Апресян 为首的莫斯科语义学派和 И.А. Мельчук 的《意思⇌文本》模式。（张家骅 2003：144）

莫斯科语义学派以构建多层级的《意思⇌文本》转换模式为目标，对语言进行总和一体的形式化描写，涵盖一个语词语义、句法、形态等各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中“意思”即人脑中的思维，“文本”即人类用于交际的话语，而这两者之间用于转换的意义语言，即所谓的语义元语言。从“意思”到“文本”即从思维到话语，这需要我们在许多同义手段之中按照一组特定规则，即一组语义元语言，来选择合适方法准确表达语义，这就是所谓的编码能力，即把语义元语言翻译成自然语言的过程。而“文本”到“意思”即从话语到思维，则需要另一组语义元语言指导我们排除文本多义性，选择合适语义，这就是所谓的解码能力，即将自然语言翻译成语义元语言的过程。对特定信息的解码编码即人类自然语言的基本功能，而《意思⇌文本》模式就是解码编码的深入研究。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意思⇌文本》模式被应用于许多语言的描写之中，应用语言的总和一体描写、词汇单位的系统描写、语义元语言研究、编撰集成描写词典以及语言的世界图景研究等。

首先，在词汇语义方面，运用层层递进、不断扩大、能体现语义系统性和完整性的过渡法

来指导词典编纂和计算机数据编程。其次，在句法语义方面，采用转换生成法将语义置于句法或语句整体中研究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如转换语义、生成语义、结构语义等，同时研究句子中的词汇—语义转化成为语义研究新途径。（张家骅 2003：165）俄罗斯语义学家对词汇语义或句法语义研究并行不悖，并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乔姆斯基大行其道的语言生成模式。

2) 语言解释观——阐释—理解

20 世纪 60 年代的《意思⇌文本》转换模式研究侧重的是生成的一方，即从“意思”生成“文本”。随着语义学的继续深入发展，到 70—80 年代，转换生成语法由于对语义的忽视走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自身局限性日益凸显，这促使语义学家将研究方向由语言生成观转换为语言解释观，着力对语言单位的运作进行语义阐释，即从“文本”到“意思”，这是对语言生成观反思的体现。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以 E.B. Падучева 的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研究为标志。她发现了语义研究中尚未充分展现出来的一个新的范式，即阐释—理解。这一范式的优势在于，较之于因高度的形式化和抽象的逻辑运算往往难以验证的语言生成，语言解释却是经得起实验和分析的。无论是母语交际还是外语交际，在交际中获得更好效果的往往是那些拥有丰富知识技能的人，他们接受的语言意义也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个人在言语交际时都要在大脑中对语言进行自我理解，这与语言生成机制一样，都是人类语言能力的体现。而对这个人人都具有的能力进行研究的显著优势在于，它不像语言生成研究一样需要假设或先验命题，“它不要求假设，语言学家能够赋予该语言的任何一个语句以理论上的深层句法结构”。（Падучева 2004：13）

语言学从生成观到解释观的转换为词汇语义的研究另辟蹊径，对独立词语和结构的研究扩展了语义学的研究范围，对语义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观念结构研究——世界观念化与世界图景

当前语言学研究转向对语言与现实之间相互关系的高度重视，G. Frege 符号三角的第三级，即所指层级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促进语义学向词义研究范式的转变。Ю.Д. Апресян（1995：350）提出“每种自然语言都是反映感知和组织世界的一定方式”的观点，即世界的观念化。

世界观念化情景这一概念得到广泛普及。于是，语句呈现出的不是原封不动的现实，而是人们通过观念化创造的有关世界片断的情景。每一种语言都能生成自己独特的世界图景，而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对同一个现实片段的观念化也可能有所不同。语言对现实进行观念化的结果即“观念结构”，是现实某一个片段在语言中的反映，强调的是现实与其在语言中的反映之间联系的任意性。

观念结构研究弥补了之前语言学局限于形式意义关系研究而忽略语言同现实的关系这一局面，扩展了语言学的研究方向，语言的世界图景理论的提出将语言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推动语言文化的发展，打破语言国情学研究僵局，观念与表象研究为俄罗斯语言文化学科的建设添砖加瓦。

4) 词义动态模式——多义词研究

语言的基本属性即多义性。但语义学此前研究的重点一直局限于同义词，多义词的研究远远落后，直到近些年开始有所侧重。较之于同义词，多义词内部的差异更细微、更隐蔽。因此，多义词研究急需确定研究对象及转换研究范式。

俄罗斯语义学家在吸收借鉴认知语义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多义词的研究方法，即词义的动态模式，使“家族相似”的构想化为现实。俄罗斯词汇语义学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转向多义词研究，认为词语的语言运作根本上取决于意义，词语一般有若干个意义，每个意

义都预先规定自己的语言运作性能，“词义中最细微的变化都使其成为另一个词”。（Ярцева 1990: 386）

5) 语义衍生模式——多义性描写

随着对多义词研究的深入，多义词的意义确定越发复杂，一度使多义词研究停滞，因而维护词义的内在统一自然成为其研究共识之一。俄罗斯词汇语义学研究再次站在世界的前沿，思考如何将语义发展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内化并体现在词义内部要素的变动上，提出了语义衍生模式，并将其视为词义研究的重要方法。语义衍生模式是多义性描写的一种手段，该模式能够通过一个意义获得另一个意义。词义动态研究将语义衍生模式视为恢复词语内在统一的途径，有规律的多义性被模式化为词义衍生：从一个意义得到另一个意义，最终回归到内在统一，即词语的初始意义。

语义衍生模式侧重为一种相互关系，是一个意义相对于另一个意义的理据性，在语义衍生模式作用下多义词词义的聚合体呈现为有序系列。这样的衍生模式有一定规律，数量很多，但仍可穷尽。语义衍生模式可以复现并适用于很多不同的词，有时可达成百上千个词语。（Падучева 2004: 523）

3 电影批评中的俄罗斯当代语义学应用

3.1 从语义学角度构建电影批评体系的重要性

电影批评体系的构建是当下我国电影学术界的迫切问题。由于现实问题重重，电影批评在资本输出的影响下，处于批评立场迷失、价值导向错位的混乱局面；并且由于学科建设不足，无法立足于电影理论研究，电影批评处于结构扭曲的弱势立场，急需位置矫正及形态反思，重建健全的电影批评体系。但无论如何选择发展道路，意义问题始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而语义学问题自然成为电影批评的核心领域之一。

意义问题一直是当今人文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文学批评一样，电影批评的关键也在于意义的有效表述。语义学作为研究语言单位意义的学科，对电影批评话语表述机制的建立具有指导性作用。语义学的研究成果能对批评主体如何通过文字语言对电影文本意义有效表述提供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因此电影批评语言的建立离不开语义学研究的支持。

3.2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在电影批评中的应用

3.2.1 从《意思⇌文本》转换模式对电影批评中语词与影像的关系进行思考

意义作为电影批评的关键并不能改变电影批评的独特性。从符号学角度来看，电影影像与语词具有一致性。由于人类抽象思维的出现，文字作为极为抽象的单位，意义相对比较单一。而影像是“现实”的，在观众眼里，电影影像几乎等同于观众看到的“真实世界”，因此“真实世界”或者“影像”的信息含量远远超越语词，从而造成电影批评的困难，如何用单义的“语词”概述多义的“影像”是电影批评的一大难题。无论什么样的电影批评，都将不得不处理语词与影像的关系，“语词”与“影像”成为电影批评的结构性矛盾。

其实语词、影像都与“真实世界”有关，它们都是信息递减之后的真实世界，不同的是信息递减的幅度不一样。作为抽象符码的语词本身是一个能指的物质形式，它必须与另外一半“所指”结合方能表述自己的存在。语词的表意功效是在完成与声音的对接之后，通过能指符号的排列组合，再经过语义学、语用学的扩充增补，最终形成意义。而对于影像来说，它几乎可以等同于“真实世界”。在影像的世界中，丰富的信息含量直接造成了表意的多义性。影像多义性之间的意义转换已超越了本义，以隐喻的方式实现意义的改变，这就是影像的魅力，或者影像的特性。

综上所述，电影批评即是复杂形态的解码编码的运用，《意思⇌文本》转换模式在电影批评中体现为影像，即电影文本向“意思”的转换，再由“意思”转换为文学文本。但纯语言文本与电影文本仍存在较大差异，“语词”与“影像”矛盾不容小觑，仍需不断克服。在电影批评中电影文本首先要实现向语言文本的成功转换，才能进入《意思⇌文本》的转换模式，因此其中对电影批评元语言的构建同样十分重要，统一有序的电影批评元语言是确定电影批评能够为受众所接受理解的前提基础。

3.2.2 从语言解释观角度对电影批评阐释进行思考

影像先天性地主宰着语词，语词只能在影像的逻辑基础上进行价值表述与语义延伸。电影批评是关于影像的批评，电影批评本身存在着表意的语义学问题，因此影像也有自身的语义学。这一点是为了明示电影批评是关于影像语义学的文字语义学。所以，语义学有一个转换的问题，要把影像的语义学转化为文字的批评语义学。在两种语义学的转换中，其间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描述”，文字的描述成为所有批评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描述”是对电影批评中文字与影像的复述以及复述的结果。“描述”不仅仅存在于对影像作品的批评中，还存在于对绘画艺术，甚至文学作品的批评中。“描述”的本质不在于文本直接信息量的再现，更重要的是信息量与信息逻辑的同构。很多文本表明，信息量本身不具有最终的表意效果。同理，要得到有影像质感的电影批评，影像的逻辑与影像的再现信息，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因此从语言解释观来看，电影批评同样离不开阐释。阐释是电影语义学所建构的具体表述结构的组成部分，通过阐释可得到电影的某种范式，或发掘一个价值指向，进行超越再现式的描述。

3.3.3 从观念结构研究角度对电影批评中个人理解差异性的思考

语词对影像的“言不尽意”只是它们关系中的一部分而已，更主要的是影像，特别是叙事影像先天地决定着语词的表述。因此尽管电影批评类型众多，尽管批评者的立场各异，或者阐释点不尽相同，但是所有的判断，无论是形式还是价值，都共守着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影像逻辑。如今多数电影评论只关注单一的电影触点，从单个个体的感受出发。这种致命的疏忽导致批评结果纷繁芜杂，各类评论无法在叙事人物与故事传达上达成一致。所以，影像先天性地主宰着语词，语词只能在影像的逻辑基础上进行价值表述与语义延伸。

从感觉出发建构语义学是一个基本共识，电影批评毫不例外。依据主体的感觉慢慢增值，电影批评逐渐发散为有意义的价值表述体。被称为接受主义的理论观点显示，由于经验视野的不同，阐释结果五花八门、各有千秋。按专业的说法，它就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阐释其实是自由与漫无边际的。阐释的自由主义倾向显示阐述主体的多样化。一定意义上，它表明对阐释主体的尊重，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现在的电影批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主体情绪的过度感觉化，背离了影像自身的逻辑。在媒介混杂的今天，每一部电影的出现几乎都有无数个话题，但在这些话题中，只要稍加辨识，几乎大多数都与影像无关。

因此从观念结构角度出发，首先要肯定电影批评中个人理解的客观存在性，因为每种自然语言都是反映感知和组织世界的一定方式，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因而每个人的电影批评都呈现出其自身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要认识到这种个体语言并不一定是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它具有极强的主观形态。因而客观公正的电影评论对此需要加以控制，应在正确理解客观现实的前提下加以适度的个人的创造发挥，坚持影像逻辑，否则将会损害电影批评的效度，把电影批评拉入注重娱乐感觉的形式之中。

4 结语

结构语义学家 A J 格雷马斯曾说:“意义问题是当今人文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人类世界从本质上来说大概就是意义的世界。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决不会称为‘人’的世界”。(格雷马斯 1999: 1)由此可见,意义问题及语义学研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其中成就斐然的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世界语言学的进步做出突出贡献,也在其他领域影响深远。电影批评体系的建立同样不应离开这一先进学科的指导。语义学理论可以为电影批评的发展、电影艺术创作的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指导思想,同时也可以为自身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运用所学的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理论知识对电影批评体系的建立进行应用研究,目的在于为电影批评理论的完善另辟蹊径,寻求科学指导。同时跨学科交流也能促进我们对语义学的认知应用并加深我们对电影的理解欣赏,从而能更加有意识地进行科学的电影批评,这也不失为我们学习研究语义学的一种乐事。

参考文献

- [1] Апресян Ю.Д.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5.
- [2] Зализняк А.А. Рус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в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К вопросу о термине ‘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J]. Russian Linguist, 2013(37).
- [3] Падучева Е.В.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 [4] Чернышева И.И.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лексикона сегодня и учебный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J].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1999(4).
- [5] Ярцева В.Н.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Москва: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0.
- [6] 蔡 晖. 俄罗斯语言语义学近 30 年发展的基本走向和趋势[J]. 外语学刊, 2015(2).
- [7] 戴锦华. 电影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 2004.
- [8] 杜桂枝. 当代俄语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及趋势[J]. 中国俄语教学, 2013(3).
- [9] 格雷马斯. 结构语义学: 方法研究[M]. 吴泓缈译. 上海: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10] 李建强 章柏青. 中国电影批评 (2000-2006)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 [11]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12] 韦勒克. 批评的概念[M]. 张金言译. 北京: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
- [13] 徐志民. 欧美语义学导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14] 张家骅.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5] 张家骅. 西方语言哲学与俄罗斯当代语义学[J]. 外语学刊, 2011(5).

Application of Russian Contemporary Semantics Theory in Film Criticism

Zhang Xuan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Film, as an audiovisual language formed by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icture and sound process, is both an art and a language. Film criticism, as a poetic interpretation of images and images by text, has its internal logic in the conversion of "words" and "images". Therefore, whether it is from a critical context or a critical ontology, semantics is an unavoidable research point. Russian contemporary language semantics is unique in the field of world semantics, with rich research results and novel viewpoints. It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study film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ssian contemporary semantic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its research results in film criticism,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film criticism system and its discourse turn.

Keywords: Russian contemporary semantics; question of meaning; film criticism; interpretation

作者简介：张暄（1996—），女，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2017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收稿日期：2020-12-25

[责任编辑：靳铭吉]